

中華野史

卷九

明朝野史

【民國】蔡東藩



【民國】蔡東藩

中華野史

卷九

【明朝野史】



目次



第一回	朱元璋避难为僧	一
第二回	投军伍有幸配佳人	四
第三回	鸟尽弓藏迭兴党狱	一〇
第四回	戕使臣靖难兴师	一二
第五回	明成祖杀戮功臣	一九
第六回	徙乐安皇子得罪	二四
第七回	易中宫倾心内嬖	二七
第八回	拒忠谏诏狱滥刑	三一
第九回	定密谋夺门复辟	三五
第十回	万贞儿怙权倾正后	四〇
第十一回	纪淑妃诞子匿深宫	四三
第十二回	恶贯满盈逆阉伏诛	四五
第十三回	入酒肆游龙戏凤	五七
第十四回	建斋醮方上盈坛	六七
第十五回	遵宫变妃嫉罹重辟	七二
第十六回	世宗服药宣淫	七八
第十七回	权门势倒祸及儿曹	九〇
第十八回	破奸谋严世蕃伏法	九四
第十九回	服红丸即夕倾大命	九七
第二十回	选侍移宫诏宣旧恶	一〇二



中華野史

目次

第二十一回	大吃醋兩魏爭風	一〇六
第二十二回	魏忠賢喜得點將錄	一一二
第二十三回	媚奸珰生祠迭建	一一七
第二十四回	排后族魏闖謀逆	一二二

第一回 朱元璋避难为僧

朱元璋，字国瑞，父名世珍，从泗州徙居濠州的钟离县，相传系汉钟离得道成仙的区处。世珍生有四子，最幼的就是元璋。元璋母陈氏，方娠时，梦神授药一丸，置诸掌中，光芒四射，她依着神命，吞入口中，甘香异常。及醒，齿颊中尚有余芳。至怀妊足月，将要分娩，忽见红光闪闪，直冲霄汉，远近邻里，道是火警，都呼噪奔救，到了他的门外，反看不见什么光焰，复远立回望，仍旧熊熊不灭。大众莫名其妙，只是惊异不置。后来探听着世珍家内，生了一个小孩子，越发传为奇谈，统说这个婴儿，不是寻常人物，将来定然出色的。这年乃是元文宗戊辰年，诞生的时日，乃是九月丁丑日未时。后人推测命理，说他是辰戌丑未，四库俱全，所以贵为天子，这也不在话下。惟当汲水洗儿的时候，河中忽有红罗浮至，世珍就取作儿衣，迄今名是地为红罗港，是真是假，无从讲究。总之豪杰诞生的地方，定有一番发祥的传说。

且说朱世珍生了此儿，取名元璋，相貌魁梧，奇骨贯顶，颇得父母钟爱。偏偏这个宁馨儿，降生世间，不是朝啼，就是夜哭，呱呱而泣，声音洪亮异常，不特做爹娘的日夕惊心，就是毗连的邻居，也被他噪得不安。世珍无法可施，不得已祷诸神明，可巧邻近有座皇觉寺，就乘便入寺，暗祝神明默佑。说也奇怪，自祷过神明后，乳儿便安安稳稳，不似从前的怪啼了。世珍以神佛有灵，很是感念，等到元璋周岁，复偕陈氏抱入寺，设祭酬神，并令元璋为禅门弟子，另取一个禅名，叫作元龙。光阴易过，岁月如流，元璋的身躯，渐渐的长成起来，益觉得雄伟绝伦。只因世珍家内，食指渐繁，免不得费用日增，可奈时难年荒，入不敷出，单靠着世珍一人，营业糊口，哪里养得活这几口儿？今日吃两餐，明日吃一餐，忍饥耐饿，挨延过日，没奈何命伯仲叔三儿，向人佣工，只留着元璋在家。元璋无所事事，常至皇觉寺玩耍，寺内的長老，爱他聪明伶俐，把文字约略指授，他竟过目便知，入耳即熟，到了十龄左右，居然将古今文字，通晓了一大半。世珍以元璋年已成童，要他自谋生计，因令往里人家牧牛。起初不愿从命，经世珍再三训导，没奈何至里人刘大秀家，牧牛度日。所牧的牛，经元璋喂饲，日渐肥壮，颇得主人欢心。无如元璋素性好动，每日与村童角逐，定要自作渠帅，诸童不服，往往被他捶击，因此刘大秀怕他惹祸，仍勒令





回家。

转眼间已是元顺帝至正四年了，潦泗一带，大闹饥荒，兼行时疫。世珍夫妇，相继逝世，长兄朱镇，又罹疫身亡，家内一贫如洗，无从备办棺木，只好草草裹束，由元璋与仲兄朱铤，舁尸至野。甫到中途，蓦然间黑云如墨，狂飙陡起，电光闪闪，雷声隆隆，接连是大雨倾盆，仿佛银河倒泻，澎湃直下，元璋兄弟，满体淋湿，不得已将尸身委地，权避村舍，谁料雨势不绝，竟狂泼了好多时，方渐渐停止。元璋等忙去察视，但见尸身已没入土中，两旁浮土流积，竟成了一个高垅，心中好生奇异，询诸里人，那天然埋尸的地方，却是同里刘继祖的祖产。当下向继祖商议，继祖也不觉惊讶，暗思老天既如此作怪，莫非有些来历，不如顺天行事，乐得做个大大的人情，遂将这葬地慨然赠送。史中称为凤阳陵，就是此处。元璋兄弟，自然感谢。谁料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仲叔两兄，又染着疫病，一同去世，只剩了嫂侄两三人，零丁孤苦，涕泪满襟。这时元璋年已十七，看到这样状况，顿觉形神沮丧，日夕彷徨，辗转踌躇，无路可奔，还不若投入皇觉寺中，剃度为僧，倒也免得许多苦累，计划已定，也不及与嫂侄说明，竟潜趋皇觉寺，拜长老为师，做了僧徒。未几长老圆寂，寺内众僧，瞧他不起，有时饭后敲钟，有时闭门推月，可怜这少年落魄的朱元璋，昼不得食，夜不得眠，险些儿做了沟中瘠，道帝矜，转入轮回。

那时元璋熬受不住，想从此再混过去，死的多，活的少，不得不死里求生，便忍着气携了袂被，托了钵盂，云游四方，随处募食，途中越水登山，餐风饱露，说不尽行脚的困苦。到了合肥境界，顿觉寒热交侵，四肢沉痛，身子动弹不得，只得觅了一座凉亭，权行寄宿。昏睡时，觉有紫衣人两名，陪着左右，口少渴，忽在身旁端着生梨，腹少饥，忽在枕畔端着蒸饼，此时无心查问，得着便吃，吃着便睡，模模糊糊的过了数日，病竟脱体。霎时间神清气爽，昂起头来，四觅紫衣人，并没有什么形影，只剩得一椽茅舍，三径松风，他也不假思索，便起了身，收拾被囊，再去游食。经过光固汝颖诸州，虽遇着几多施主，究竟仰食他人，朝不及夕。挨过了三年有余，仍旧是一个光头和尚，袈裟外无行李，钵盂外无长物。乃由便道返回皇觉寺，但见尘丝蛛网，布满殿庑，香火沉沉，禅床寂寂，不禁为之惊叹。他拣了一块隙地，把袂被

钵孟放下，便出门去访问邻居。据言：「寇盗四起，民生凋敝，没有什么余力，供养缁流，一班游手坐食的僧侣，不能熬清受淡，所以统同散去。」这数语，惹得元璋许多嗟叹。嗣经邻居檀越，因该寺无人，留他暂住住持，元璋也得过且过，又寄居了二四年。

至正十二年春二月，定远人郭子兴，与党羽孙德崖等，起兵濠州，元将撒里不花，奉命进讨，惮不敢攻，反日俘良民，报功邀赏。于是人民四散，村落为墟。皇觉寺地虽僻静，免不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元璋见邻近民家，除赤贫及老弱外，多半迁避，自己亦觉得慌张，捏着了一把冷汗。欲要留着，恐乱纷纷，无处募食，不被杀死，也要饿死；欲要他去，可夺荆天棘地，无处可依，况自己是一个秃头，越觉得栖身无所。左思右想，进退两难，乃步入伽蓝殿中，焚香卜爻，先问远行，不吉；复问留住，又不吉；不由的大惊道：「去既不利，留又不佳，这便怎么处？」忽忆起当年遂病，似有紫衣人护卫，未免为之心动，复虔诚叩祝道：「去留皆不吉，莫非令举大事不成！」随手掷筊，竟得了一个大吉的征兆。当下跃起道：「神明已示我去路，我还要守这钵盂，做什么？」遂把钵孟弃掷一旁，只携了一条敝旧不堪的薄被，大踏步走出寺门，径向濠州投奔去了。



第二回 投军伍有幸配佳人

却说朱元璋出寺前行，一口气跑到濠州，遥见城上兵戈森列，旗帜飘扬，似有一种严肃的气象，城外又有大营扎着，好几个赳赳武夫，守住营门。他竟不遑他顾，一直闯入，门卒忙来拦阻，只听他满口喧嚷道：「要见主帅！」当下惊动了营中兵士，也联翩出来，看他是个光头和尚，已觉令人惊异，嗣门他是何姓氏？有无介绍？他不及细说，只说是朱元璋要见主帅。大众还疑他是奸细，索性把他反缚，拥入城中，推至主帅帐前。元璋毫不畏惧，见了主帅，便道：「明公不欲成事么？奈何令帐下守卒，繫缚壮士？」那上面坐着的主帅，见他状甚奇兀，龙形虎躯，开口时声若洪钟，不禁惊喜交集，便道：「看汝气概，果非常人，汝愿来投效军前么？」元璋答声称是。便由主帅呼令左右，立刻释缚，一面问他籍贯里居。元璋说明大略，随即收入麾下，充作亲兵。这主帅便是郭子兴。

子兴得了元璋，遇着战事，即令元璋随着。元璋感激图效，无论什么强敌，总是奋不顾身，争先冲阵。敌军畏他如虎，无不披靡，因此子兴嘉他义勇，日加信任。次日升帐，便召过元璋，说明婚嫁的意思。元璋自然乐从，当即拜谢。子兴便命部将两人，作为媒妁，选择良辰，准备行礼。

先是子兴微时，曾与宿州马公为刎颈交。马公家住新丰里，佚其名，其先世为宿州素封，富甲一方，至马公仗义好施，家业日落，妻郑媪生下一女，未几病逝。马公杀人避仇，临时曾以爱女托子兴，子兴领回家中，视同己女。后闻马公客死他方，益怜此女孤苦，加意抚养。子兴授以文字，张氏教以针黹，好在马氏聪慧过人，一经指导，无不立晓。至年将及笄，出落得一副上好身材，模样端庄，神情秀越，积而不艳，美而不佻，还有一种幽婉的态度，无论如何急事，她总举止从容，并没有疾言遽色。所以子兴夫妇，很是钟爱，每思与她联一佳偶，使她终身有托，不负马公遗言。凑巧元璋投军，每战辄胜，也为子兴夫妇所器重，所以张氏倡议，子兴赞成，天生了一对璧人，借他夫妇作撮合山，成为眷属，正所谓前生注定美满姻缘。

吉期将届，子兴在城中设一甥馆，令元璋就馆待婚，一面悬灯结彩，设席开筵，热闹了两三日，方才

到了辰辰；当由僕相司仪，笙簧合奏，请出了两位新人，行交拜礼；接连是洞房合卺，龙凤交辉，一宵恩爱，自不消说。自此以后，子兴与元璋，遂以翁婿相称，大众亦另眼看待，争呼朱公子而不名。惟子兴有二子，素性褊浅，以元璋出身微贱，无端作为赘婿，与自己称兄道弟，一些儿没有客气，未免心怀不平。元璋坦白无私，那里顾忌得许多？偏他二人乘间抵隙，到子兴面前，日夕进谗，说他如何骄恣？如何专擅？甚且谓阴蓄异图，防有变动。子兴本宠爱元璋，不肯轻信，怎奈两儿一唱一和，时来絮聒，免不得也惶惑起来。元璋不知就里，遇有会议事件，仍是侃侃而谈，旁若无人。某日为军事媿媿，竟触动子兴怒意，把他幽诸别室，两子喜欢得很，想从此除了元璋，遂暗中嘱咐膳夫，休与进食。事为马氏所知，密向厨下窃了蒸饼，拟送元璋。甫出厨房，可巧与张氏撞个满怀，她恐义母瞧透机关，忙将蒸饼纳入怀中，一面向张氏请安。张氏见她慌张情状，心知有异，故意与她说长论短，马氏勉强应答，已觉得言语支吾；后来柳眉频蹙，珠泪双垂，几乎说不成词，经张氏挈她入室，屏去婢媪，仔细诘问。方伏地大哭，禀明苦衷。张氏忙令解衣出饼，那饼尚热气腾腾，粘着乳头，好容易将饼除下。眼见得乳为之糜，几成焦烂了。张氏也不禁泪下，一面命她敷药，一面叫入厨子，速送膳与元璋。是夕，便进谏子兴，劝他休信儿言。子兴本是个没主意的人，一闻妻语，也觉得元璋被诬，即命将元璋释放，还居甥馆。张氏复召入二子，大加呵斥，二子自觉心虚，不能强辩，也只好俯首听训。嗣是稍稍顾忌，不敢肆恶，元璋也得少安了。

却说马皇后翊赞内治，所有补阙匡过等事，屡见前文，恰是古今以来一位贤后，洪武十五年八月崩逝，不但太祖恸哭终身，不复立后，就使宫廷内外，也歌思不忘。太祖起兵，战无虚日，后随军中，辄语太祖以不嗜杀人。至册后以后，俭约如故，身御浣濯，虽敝不即易，尝谓此系弋绋遗法。宫嫔敬服，拟为东汉时的明德马后。后生五子，周王橐最幼，放诞不羁，至就藩开封，后遣慈母江贵妃随往，给以常御敝衣一袭，及杖一支，语贵妃道：「王如有过，请披衣加杖，倘再倔强，驰驿报闻，毋得轻恕！」橐闻言悚惧，就藩后不敢为非。后崩，橐始少纵，弃国游凤阳。太祖愤怒，命徙至云南，寻因怀念后德，仍勒令归藩。后遇岁灾，辄率官人蔬食，太祖谓已发仓赈恤，不必怀忧，后谓赈恤不如预备，太祖甚以为然。平时





又累问百姓安否？且云：「帝为天下父，自己为天下母，赤子不安，父母如何可安？」及太祖幸太学还，后问及生徒，知有数千人，便慨然道：「诸生皆有廩食，可以无饥，但他的妻子，从何取给？」太祖亦为动容。乃立红板仓储粮，岁给诸生家属，生徒颂德不置。后虽贵，犹亲自主馈，早晚御膳，格外注视。妃嫔等劝她自重，后语妃嫔道：「事夫须亲自馈食，从古到今，礼所宜然。且主上性厉，偶一失任，何人敢当？不如我去当冲，还可禁受。」既而进羹微寒，太祖举碗掷后，后急忙躲闪，耳畔已被擦着，受了微伤，更泼了一身粪污。后热羹重进，从容易服，颜色自若。妃嫔才深信后言，并服后德。官人或被幸得孕，后倍加体恤，妃嫔等或忤上意，后必设法调停。有言郭景祥子不孝，尝持槩犯景祥，太祖欲将他正法，后奏道：「妾闻景祥止一子，独子易骄，但亦未必必如人言，须查明属实，方可加刑。否则杀了一人，遽绝人道，转似有伤仁惠了。」嗣太祖察知被诬，方叹道：「若非后言，险些儿将郭家宗祀，把他斩断呢。」李文忠守严州时，杨宪上书诬劾。后谓宪言不宜轻信，文忠乃得免罪。春坊庶子李希贤，授诸王经训，用笔管击伤王额，太祖大怒，后劝解道：「譬如使人制锦，只可任他剪裁，不应为子责师。」太祖乃罢。至病亟时，群臣请祷祀求良医，后语太祖道：「生死有命，祷祀何益？世有良医，亦不能起死回生。倘服药不效，罪及医生，转增妾过。」太祖叹息不已。继问后有无遗言。后呜咽道：「妾与陛下起布衣，赖陛下神圣，得为国母，志愿已足，尚有何言？不过妾死以后，只愿陛下亲贤纳谏，慎终如始罢了。」言讫而逝。寿五十一岁。官人恸哭失声，即外廷百官，亦一律衔哀。

宣僖毕，天忽开霁，乃启辇往葬，太祖甚是心慰，赐泐百金。后来尊谥马后为孝慈皇后。马后以下，位置要算孙贵妃。奈孙贵妃已早去世，乃令李淑妃摄六官事。淑妃，寿州人，父名杰，洪武初曾任广武卫指挥，北征战死。太祖闻杰女慧美，道纳为妃嫔，倍加宠遇。未几淑妃又死，乃以郭宁妃充摄六官。终太祖身世，不复立后，总算是不忘伉俪的遗意。

太子标系马后长子，太祖与陈友谅交战时，马后尝负标从军，及标得立储，绘成负子图，藏怀中。会李善长等赐死，太子进谏道：「皇父诛夷太滥，恐伤和气。」太祖默然。次日，以棘杖遗地，令太子拾起，

持在手中。太子有难色，太祖笑道：「朕令汝执杖，汝以为杖上有刺，怕伤汝手，若得棘刺除去，就可无虞。朕今所戮诸臣，便是为汝除刺，汝难道不明朕意么？」太子顿首道：「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言未毕，太祖面忽改色，突然离座，持榻欲投。太子起身急走，一面探怀中所绘图，弃掷地上。太祖拾视，顿时大怒，方免追责。

适鲁王檀好佩金石，毒发致死，太祖溢他为荒，隐寓恨意。潭王梓有心谋变，弄到夫妇俱焚，太子益不自安，日怀危惧。潭王梓的母妃阎氏，系陈友谅妃子，遗腹生梓。梓年渐长，就封长沙，临行辞母，母问道：「汝将何往？」梓答称：「至国。」母问：「汝国何在？」答言：「在长沙。」母又问：「何人封汝？」答言：「受父所封。」母又道：「汝父何在，尚能封汝？」梓知有异，跪询母意。母乃流涕与语，详述前事，并言前日屈身事仇，实为汝一点骨血，汝今年长，毋忘前恨。梓饮泣受命而去。到了长沙，终日闷闷不乐，惟日与府僚设醴赋诗，聊作消遣。既而妻父于显，及妻弟琥，坐胡惟庸党被诛，遂潜谋作乱。太祖遣使召见，梓惧谋泄，因愤愤道：「宁见阎王，不见贼王。」言已，纵火焚官。与妃于氏并投火中，霎时间骨肉焦灼，同归于尽。其母阎氏，亦忧悔成疾，数日遂亡。

至若李善长赐死一案，仍是被胡惟庸牵连。善长弟存义，与惟庸结儿女亲，惟庸得罪，存义本须连坐，太祖因顾念勋戚，赦他死罪，贬置崇明。善长未尝入谢，道致太祖怀恨。善长又营建大厦，向信国公汤和，假用卫卒三百名，汤和虽是应允，暗中恰封章入告，已而京中吏民，为党狱诛累，坐罪徙边，共约数百人，内有丁斌等系善长私亲，善长替他求免，益触主怒，竟命将丁斌逮回。斌本给事胡惟庸家，一经讯鞫，反将李存义当日，如何交通惟庸情事，和盘说出。刑官不好怠慢，复逮李存义父子严讯。存义父子，熬刑不住。又把通逆情由，透与善长。那时一班朝臣，希承意旨，联章交劾善长，统说是大逆应诛。太祖还欲议亲议功，格外宽宥，偏偏太史又奏言星变，只说此次占象，应在大臣身上，须加罚殛，于是太祖遂下了严旨，赐善长自尽。可怜善长已七十七岁，活活的投缢毕命。所有家属七十余人，尽行被戮。只有一子李琪，曾尚临安公主，得蒙免死，流徙江浦。外如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





雄侯赵庸，江南侯陆聚，宜春侯黄彬，豫章侯胡美，荣阳侯郑遇春等，一并坐狱论死。太祖且条列诸臣罪状，作奸党录，布告天下。

当时只有虞部郎中王国用，痛善长被诬，跪御史解缙起单，替他讼冤。拜本上去，好似石沉大海，毫无复音。太子标仁恕性成，心中很过不下去，至进谏被责，越觉怏怏。会太祖以关中险要，竟欲迁都，秦王稷恐失去封地，颇有怨言。太祖又召还拘禁，命太子亲往关中，卜都相宅，并调查秦王过失。太子还都，代陈秦王无罪，涕泣请免。太祖尚来深信，太子遂忧悒成疾，于洪武二十五年夏月，瞑目归天。丧葬礼毕，溢为懿文太子。

先是太子在日，凉国公蓝玉，与太子有间接戚谊，尝相往来。自北征还军，语太子道：「臣观燕王在国，举动行止，与皇帝无异。又闻望气者言，燕有天子气，愿殿下先事预防，审慎一二！」太子道：「燕王事我甚恭，决无是事。」蓝玉道：「臣蒙殿下优待，所以密陈利害，但愿臣言不验，不愿臣言幸中。」太子默然。及蓝玉趋退后，来免有人闻知，传报燕王，燕王衔恨不已。及太子薨逝，燕王入朝，即奏称：「在朝公侯，纵恣不法，将来恐尾大不掉，应妥为处置。」云云。这句话，虽是冠冕堂皇，暗地里却指着蓝玉，请太祖按罪严惩。蓝玉桀骜如故，一点儿不加检点，寻又出捕西番逃寇祁者孙，并擒建昌卫叛帅月鲁帖木儿，威焰愈盛，意图升爵。哪知太祖反冷眼相待，并不升赏。至皇大孙册立，乃命他兼太子太傅，别召冯胜、傅友德归朝，令兼太子太师。玉攘袂大言道：「难道我不配做大师么？」嗣是怏怏不乐。遇有入朝侍宴，所有言动，一味骄蹇，太祖越加疑忌。从此玉有奏白，无一见从。玉尝私语僚友，指斥乘輿道：「他已疑我了。」此语一传，便有锦衣卫蒋瓛，密告蓝玉谋逆，与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垣，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设计起事，将伺皇上出耕藉田，乘机劫驾等情。太祖得了此信，立命锦衣卫发兵掩捕，自蓝玉以下，没一个不拿到殿前，先由太祖亲讯，继由刑部锻炼成狱，无论是真是假，一古脑儿当作实事，遂将他一并正法，并把罪犯族属，尽行杀死。甚至捕风捉影，凡与蓝玉偶通讯问的朝臣，也难免刀头上的痛苦，因此列侯通籍，坐党夷灭，共一万五千人，所以

元功宿将，几乎一网打尽。太祖意尚未足，过了年余，颖国公傅友德，奏请给怀远田千亩，非但不准，反将他赐死。定远侯王弼，居家叹道：「皇上春秋日高，喜怒不测，我辈恐无噍类了。」为这一语，又奉诏赐死。宋国公冯胜，在府第外筑稻场，埋甌地下，架板为廊，加以碌碡，取有鞞鞞声，走马为乐，有怨家入告太祖，讪胜家居不法，稻场下密藏兵器，意图谋变云云。太祖遂召胜入，赐酒食慰谕道：「卿可安心，悠悠众口，朕何至无端轻信？」言下，甚是欢颜。胜以为无虞，尽量宴饮，谁知饮毕还第，即于是夜暴病，害得七孔流血，数刻即亡。

总计开国功臣，只有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邓愈、沐英六人，保全身名，死皆封王。但徐、常、李、邓四公，都死在胡蓝党狱以前，沐英留镇云南，在外无事，得以考终。汤和自死最迟，他是绝顶聪明，见太祖疑忌功臣，便告老还乡，绝口不谈国事，所以享年七十，寿考终身。



第三回 鳥尽弓藏迭兴党狱

太祖自定次第，洪武三年十一月丙申日，亲御奉天殿，大封功臣，王公以下文武百官，分列两阶，只见御炉香袅，集万道之祥光，旭日展升，启九天之阊阖。重睹汉官仪制，束带峨冠，备聆盛世元音，敲金夏玉。群臣拜毕，即由丹陛传下纶音，进封李善长为韩国公，徐达为魏国公，常茂为郑国公，李文忠为曹国公，邓愈为卫国公，冯胜为宋国公，汤和以下皆封侯，共得二十八人，所有分封诸臣，悉赐诰命铁券。善长、徐达等顿首拜谢，太祖即退朝。

且说太祖得国，武臣立功，要推徐达、常遇春、文臣立功，要推李善长、刘基。刘基知太祖性质，所以封官拜爵，屡辞不受。善长官至右丞相，爵韩国公，免不得有些骄态。太祖有意易相，刘基谓：「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不宜骤易。」太祖道：「善长屡言卿短，卿乃替他说话么？朕将令卿为右相。」基顿首道：「譬如易柱，必得大木，若用小木作柱，不折必仆，臣实小材，何能任相？」太祖道：「杨宪何如？」基答道：「宪有相材，无相器。」太祖复问道：「汪广洋如何？」基又道：「器量褊浅，比宪不如。」太祖又问及胡惟庸，基搔首道：「不可不可，区区小技，一经重用，债粮破犁，祸且不浅了。」太祖默然无言。已而杨宪坐诬人罪，竟伏法。善长又罢相，太祖竟用汪广洋为右丞相，胡惟庸为左丞。广洋在相位二年，浮沉禄位，无所建白，独惟庸狡黠善谏，渐得太祖宠任。太祖遂罢广洋职，令惟庸升任右相。刘基大感道：「惟庸得志，必为民害，若使我言不验，还是百姓的幸福呢。」惟庸闻言，怀恨不置。会因颍川间有隙地，名叫谈洋，向为盐泉巢穴。基因奏设巡检司，盐泉不服管辖，反纠众作乱。基子璉据实奏闻，不先白中书省，惟庸方掌省事，视为蔑己，越加愤怒，遂喊使刑部尚书吴云劾基，诬称谈洋有王气，基欲据以为篡，应加重辟。太祖似信非信，只把基拿俸，算作了案。基忧愤成疾，延医服药，反觉有物壅积胸中，以致饮食不进，遂致疾笃。太祖遣使护归青田，月余逝世。后来惟庸得罪，澈底查究，方知毒基致死，计出惟庸，太祖很是惋惜。怎奈木已成舟，悔亦无及了。

惟庸既谋毙刘基，益无忌惮，生杀黜陟，惟所欲为。魏国公徐达，密奏惟庸奸邪，来见听从，反被惟

庸闻知，引为深恨，遂阴结徐达阉人，嗾使讐主。不料阉人竟直告徐达，弄巧转成拙，险些儿禄位不保，惊慌了好几日，幸没有甚么风声，才觉少安。继思与达有隙，究竟不妙，遂想了一计，嘱人与善长从子作伐，把侄女嫁给了他，好与善长结为亲戚，做个靠山。善长虽已罢相，究尚得老，有时出入禁中，免不得代为回护。惟庸得此护符，又渐觉骄恣起来，会惟庸原籍定远，旧宅井中忽生竹笋，高至数尺，一班趋附的门客，都说是瑞应非凡。又有人传说，胡家祖父三世坟上，每夜红光烛天，远照数里。惟庸闻知消息，益觉自负。是时德庆侯廖永忠，僭用龙凤，太祖责他悖逆，赐令自尽。平遥训导叶伯巨，上书言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又触太祖盛怒，下狱瘐死。内外官吏，岌岌自危。寻又因安吉侯陆仲亨，擅乘驿传，平凉侯费聚，招降蒙古，无功而还，皆奉诏严责。二人心不自安，惟庸乘机勾结，联为羽翼。令在外收辑兵马。又阴结御史中丞陈宁，私闾天下兵籍，招勇夫为卫士，纳亡命为心腹。一面又托亲家李存义，往说善长，伺间谋逆。善长初颇惊悸，以为罪当天族。嗣经存义再三劝告，也觉依违两可，不能自决。惟庸以善长并未峻拒，以为大事可就，即遣明州卫指挥林贤，下海招约倭寇，又遣元故臣封绩，致书元嗣君，请为外应。正在日夜谋变，又闻汪广洋赐死事，益加急迫。原来广洋罢相数年，又由惟庸荐引，入居相位，惟庸所为不法，广洋虽知不言。会御史中丞涂节，上陈刘基遇毒，广洋应亦与闻，太祖遂责广洋欺罔，贬戍云南，寻又下诏赐死。于是惟庸益惧，一面随通涂节臂助，一面密结日本贡使，作为退步。洪武十三年正月，惟庸入奏，谎言京宅中井出醴泉，邀太祖临幸。太祖信以为真，驾出西华门，内使云奇，突冲辒辂，勒马言状，气逆言结，几不成声。太祖以为不敬，叱令左右，挝捶乱下。云奇右臂将折，势且垂毙，尚手指惟庸宅第。大祖乃悟，忙返驾登城，遥望惟庸宅中，饶有兵气，知系谋逆，立发羽林军掩捕。涂节得知此信，也觉祸事临头，意图脱罪，急奔告太祖，说是惟庸妄谋劫主。道言未绝，羽林军已将惟庸缚至，由太祖亲自讯究。惟庸尚不肯承，经涂节质证，不能图赖，乃将惟庸牵出，寸磔市曹。



第四回 戕使臣踏难兴师

却说建文帝嗣位，诏令各地藩王，毋须来京，于是诸王皆遣使朝贺，不复入覲。独燕王棣星夜南下，将至淮安，被兵部尚书齐泰闻知，禀白帝前，遣使出阻，促令还国，燕王快快北还。先是太祖在日，因建文帝头颅少偏，性又过柔，恐不能担负重器，时以为忧。一日，令他咏月，收束两句：「虽然隐落江湖里，也有清光照九州。」太祖见了，颇为不悦。后复令他属对，出语云：「风吹马尾于条线。」建文帝答道：「雨打羊毛一片膻。」太祖闻言，面色顿变。是时燕王在侧，独上前奏对，乃是「日照龙鳞万点金」七字，太祖不禁叫绝道：「好对语！」自是太祖愈爱燕王，不欲立建文为储。偏学士刘三吾，请立太孙，乃勉徇所请。俗语说得好，棋无一着错，为这一着，遂酿成骨肉相戕的祸祟，以致兵戈迭起，杀运侵寻。

建文帝本是个仁慈寡断的人物，但他对各地藩王，恰也有些疑忌。即位以后，亲信的侍臣，第一个便是齐泰，第二个乃是侍读黄子澄。一夕，忽召子澄入内，与语道：「先生可记得东角门谈话么？」子澄应声道：「臣不敢忘。」建文帝遂令子澄为太常侍卿，参领国事。原来建文帝为太孙时，尝坐东角门，语子澄道：「诸叔各就藩封，拥兵自固，设有变端，如何对付？」子澄答称无妨，且举汉平七国的故例，作为证据，建文帝方才欢慰。至此回忆前言，乃复与子澄语及，无非是令他辅翼，监制外藩的意思。既而户部侍郎卓敬，密书上奏，略称：「燕王智虑过人，酷类先帝，现在镇抚北平，地势形胜，士马精强，万一有变，不易控制，应徙封南昌为是。」建文帝览毕，于次日召敬入殿，语敬道：「燕王骨肉至亲，应无他变。」敬叩首道：「陛下岂不闻隋文杨广的故事么？父子至亲，尚且逆谋。」建文帝不待说毕，便道：「卿且休言！容朕细思。」这语传出外廷，顿时流言四起，都说新主有意削藩。那时燕王先侦知消息，上书称疾。他如周、齐、湘、代、岷诸王，多不自安，互相勾结。周王橚次子有劬，曾封汝南王，竟密告橚不法事，辞连燕、齐、湘三王。建文帝忙召齐泰、黄子澄，入内密议。齐泰道：「诸王中惟燕最强，除了燕王，余人可不讨而服。」黄子澄插口道：「齐尚书说错了，欲要困燕，先须剪他手足。周王系燕王母弟，今既密谋不轨，何妨将他拿来，先行处罪。一足除周，二足惩燕。」建文帝道：「周、燕相连，岂肯就

捕？」子澄道：「陛下不必过忧，臣自有计。」建文帝大喜道：「朕得先生，可无他忧了。凡事当尽委先生。」子澄顿首谢命，偕齐泰出来，当下召曹国公李景隆，授他密计，令即前往。景隆依计而行，出都时，率兵千人，扬言奉命防边，遁出汴梁，周王棖闻着此信，毫不防备，那知景隆到了开封，竟率兵袭入王官，把周王棖及妃嫔人等，统行拿下，押解至京。建文帝见了周王，恰又怜悯起来，意欲放他回国。泰与子澄坚持不可，乃废棖为庶人，流窜蒙化。棖子皆别徙。未几又召棖还京，锢禁狱中。

越月余，天象告警，灾感守心。四川岳池教授程济，夙通术数，上书言星应兵象，并在北方，来年必有战祸。这书到京，建文帝未免动疑，只面上上恰不便相信，只说是程济妄言，飭四川长官拿解进京。济入都，由帝亲讯，济大呼道：「陛下囚臣，明岁无兵，杀臣未迟。」乃将济下狱。

燕王虽在北平，所有京中消息，无不闻知，一面佯称疾笃，一面谋诸僧人道衍。这道衍系是何人？他本姚姓，名广孝，籍隶苏州，出家为僧，法名道衍，自称得异人传授，预知休咎。从前太祖封藩，多择名僧为诸王师傅，道衍得派入燕邸，一见燕王，便说他当为天子。燕王大悦，待若上宾，所有谋议，均与道衍熟商。道衍又荐引两人，一个姓袁名珙，善相术，一个姓金名忠，善卜易。珙入见燕王时，即趋前拜贺。燕王惊问何意？珙对道：「殿下龙行虎步，日角插天，怕不是个太平天子么？」燕王道：「近日廷臣屡议削藩，区区北平，尚恐难保，还有甚么奢望？」珙对道：「殿下已年近四十了，一过四十，须必过脐，便登大宝。若有虚言，愿挖双目。」燕王益喜，复令金忠卜筮，得爻大吉。因此有意发难，与三人朝夕聚谋。

道衍首倡练兵，为整备计，但恐有人泄漏消息，暗地里穴通后苑，筑室地下，围绕重墙，密砌瓴甃瓦缶。室内督造器械，室外养了无数鹤鸭，令他唳唳齐鸣，扰乱声浪。这种行动，除燕王左右外，没人与闻，还道是神不知，鬼不觉。可奈天下事，若要不知，除非莫为。这燕邸日夕储兵，免不得有人发泄，一传十，十传百，闹得南京城内，也统说燕王不臣，指日图变。齐泰、黄子澄两人，本是留心燕事，得有音闻，便去报知建文帝。建文帝忙问良策。黄子澄请先发制人，不如讨燕。齐泰独以为未可，只请遣将戍开